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三寶太監西洋記
第六十二回 大明兵進金眼國 陳堂三戰西海蛟

詩曰：漢使翩翩駐四牡，黃雲望斷秦楊柳。
萬馬邊聲接戍樓，三軍夜月傳刁斗。
壯君此去真英雄，軍士材官入數中。
賜橐何須誇陸賈，請纓早已識終童。

卻說王爺吩咐左右上岸，內中就有一等下得海的，一躍而起，把個砍柴的捉將來，見了元帥。元帥問道：「你這叫做甚麼國？」樵者道：「小的這裡叫做金眼國。」王爺道：「自太古到今，並不曾看見一個金眼國。就是前此至人，也不曾到得這個地方上，我和你可謂極窮到底矣！」王爺又問：「你金眼國有多大哩？」樵者道：「周圍有數千里之遠。氣候常熱，黍稷兩熟。又且煮海為鹽，捕魚為食，故此人多勇健好戰。」元帥道：「可有城池麼？」樵者道：「城池雖不□分高深，其實堅固。濱海就是一個關，叫做接天關。把關就是一個總兵官，叫做西海蛟，□分厲害。」元帥道：「可有番船往來麼？」樵者道：「也有番船往來。只是藝善者，獲其大利；若是強梗者，就吃了他的萬苦。」元帥吩咐起去，又叫軍政司賞他酒食，樵者踴躍而去。

元帥吩咐五營大都督移兵上岸，掘塹開濠，紮成行寨，四旁密布鹿角，晝夜守以軍卒。安營已畢，元帥升帳議事。王爺上前，元帥道：「造化低，又來到這等一個國，怎麼是好？」王爺道：「元帥差矣！昔日班仲升一個假司馬，隨行的只是三□六個人，仗節出關，就能碎鄯善之頭，繫月氏之頸，一連三□六國，質子稱臣，朝廷永無西顧之憂，此何等的功烈！我和你今日寶船千號，戰將百員，雄兵□萬，倒不能立功異域，勒名鼎鐘，致令白頭牖下，死兒女之手乎？」元帥道：「鄯善、月氏，都與我同類。這如今西洋各國，動手就是天仙、地仙，或是妖邪鬼怪，先與我不同類，你叫我怎麼處他？」王爺道：「也怕不得這些。事至於此，有進無退，自古說得好，不過盤根錯節，無以別利器。吾盡吾心，吾竭吾力。至於成敗利鈍，雖武侯不能必之於前，我等豈能必之於後。」元帥道：「承教，極有高見！只是事在目前，先求一計。」王爺道：「依學生愚見，西洋僻處海隅，曉得甚麼夷夏之分，驟然加以刀兵，豈有不驚駭者。不如把虎頭牌傳示一遍，看他怎麼樣兒來，我這裡卻怎麼樣兒答應。這才是個先禮後兵之道。」元帥道：「承教，極是。」即時吩咐傳示虎頭牌。左右道：「差哪一員將官前去傳示？」元帥道：「黃鳳仙盡熟國法，差他前去罷。」王爺道：「女將先入，何示人以不武也。」元帥道：「還是王明罷。只是他勞苦太甚了些。」王爺道：「勞而有功，雖勞而不怨，何妨太甚？」即時差到王明。

王明得令，不敢怠慢，拿了虎頭牌，竟進番王殿上。番王正在坐殿，文武班齊，恰好正在講這南船入島的事故。也有說道來意不善的；也有說道若無惡意的；也有說道待之以禮的；也有說道應之以兵的。紛紛議論不一，連番王也沒有個主張。只見值殿的稟說道：「南船上差來一個小卒，手裡拿著一面虎頭牌，口裡說道要見我王。」番王叫著他來見。

王明見了番王，遞上虎頭牌，長揖不拜。殿上左右喝道：「你是個甚麼人，敢不下拜？」王明道：「王人雖微，位在諸侯之上。君乃天朝之人，禮當長揖，何拜之有！」番王只作個不聽見的。看過虎頭牌，先說若無惡意的，就指著牌上「此外別無事端」一句，說道：「果無惡意。」先說來意不善的，就指著牌上「一體征剿不貸」一句，說道：「還是來意不善。」又是一個一樣的議論。

只見總兵官西海蛟出班奏道：「小臣欽承王命，把守接天關。昨日南兵入界，小臣曾經差下控馬探得詳細。」番王道：「既是探得詳細，還是如何？」西海蛟道：「來船約有千號。一隻船上扯著一面黃旗，黃旗上寫著『上國征西』四個大字。船上刀槍密密，劍戟林林，精兵如雲，猛將似雨。總兵元帥，一個是甚麼司禮監掌印太監，姓鄭；一個是甚麼兵部尚書，姓王。內中還有一個道士，官封引化真人，能呼風喚雨，駕霧騰雲。還有一和尚，是朱皇帝親下龍牀，拜他八拜，拜為護國國師，能懷揣日月，袖圍乾坤。從下我們西洋來，已曾經過一二□個番國。大則執人之君，滅人之國；小則逼勒降書降表，索取進貢禮物。今日來到我們國中，他豈肯輕放於我？」番王道：「他既是不肯輕放於我，我們卻怎麼處他？」西海蛟說道：「我國素稱強盛，雄視西洋。今日事至於此，豈可束手待斃，貽笑於四鄰！小臣情願領兵出戰，效死決一雌雄。一則分主上之深憂，二則存我千百年之國土。伏望我王鑒察。」

番王還不曾開口，班部中閃出一個老臣，愁眉逼眼，咧嘴呲牙，挪也挪的，挪向前來，奏說道：「不可！不可！」番王起頭視之，原來是左丞相尚噠哈。番王道：「左丞相，你說甚麼不可？」尚噠哈說道：「小臣奏道：廝殺不可。」番王道：「怎見得不可？」尚噠哈道：「南兵深入我國，不遽加我以兵，又先示我以牌，此先禮後兵之計。我們若是一逕和他廝殺，他說我們不知禮義，就識破了我外國無人。依老臣愚見，也選他一個先禮後兵之計。」番王道：「怎麼選他一個先禮後兵之計？」尚噠哈道：「厚待他的來使。即差一個能言、能語、通事的小番，回覆他道：『我金眼國與你中國相隔遙遠，一向不相侵犯。今日無故加兵於我，豈不曲在你南朝？倘能撥兵回朝，則敵回當以金帛牛酒犒師。此外若是過來一毫，不能聽命。若說你大國有征伐之師，我小國卻有禦備之固。惟王將圖之。』先盡我這一番禮，他若是肯從，彼此大幸；他若不從，其曲在彼，其直在我。兵出有名，戰無不勝。這卻不是選他一個先禮後兵之計？」番王道：「此計大高！」即時吩咐從厚款待來使。

即時差下一個小番，回覆元帥，說道：「只願犒師，不願降表。」元帥道：「只願犒師，不願降表，是何高見？」王爺道：「番王本心要戰，因為我們先加他以禮，他卻故意說出這兩句話來。一則是見得他國中有人；二則是慢我軍心，他還得以就中取事。」元帥道：「既是他們有此見，何以處之！」王爺道：「昨日夜不收說是把守接天關的西海蛟，身長丈餘，頭大如斗，勇猛不可勝當。番王倚靠他做個萬里長城，在這裡諸將中，只怕還沒有他的對手哩！」

道猶未了，帳下一人歷階而上，身長八尺有餘，雙肩山聳，面如重棗，一部虎鬚，戴一頂太歲盔，披一副油渾甲，穿一領團花織就錦征袍，束一條玲瓏剔透黃金帶，手拖著一條丈八蛇矛，一手招著一條黃金花帶，高叫道：「元帥何小覷於人也！啞啞叱咤，千人自廢，從古到今，只有一個楚霸王勇猛不可勝當，怎麼後來又死於韓信之手？豈可一個些小西海蛟，末將們就不是他的對手！」王爺起眼看來，原來是個水軍大都督陳堂。王爺心裡想道：「此人既出大言，必有大用。用人之際，焉敢小覷於人。」連忙的賠個笑臉，說道：「學生失言了。陳將軍英勇著聞，兼資文武，此去必然成功，勿以學生之言介意。」三寶老爺道：「陳將軍自去調撥罷，務在成功，不可造次。」陳堂拂衣而起。臨行，王爺又叮嚀他道：「陳將軍，你要曉得，我軍深入重地，利在速戰。你須要在接天關下結寨安營，引誘得敵人出來，與他交戰，這叫做反客為主之法，才獲全勝。」陳都督得了將令，自去調撥。

即時領了馬步精兵三千，前去接天關紮下寨，安了營。早有巡邏的小番報上關去。關上又有一等巡邏的番官報上番王。番王心上有些懼怯，即忙宣進西海蛟來，商議退兵之策。西海蛟未及開口，先有番王第三個太子，長身黑臉，偃眼兜腮。自小兒有些膂力，長大來習學些拳棒。漸漸的武事熟嫻，又兼有些謀略。能使一口合扇刀，能飛三枝流火箭。上陣廝殺之時，儼然像個游龍盤繞之狀，故此名字叫做盤龍三太子，西洋各國倒是有些懼怯於他，叫上一聲，聞名抖戰；走一下過，見影奔逃。年方一□八歲，正是血氣方剛之時。就跪著稟道：「南兵遠來，得勝驕縱，眼底無人，自謂我國唾手可得。其實兵驕者敗，欺敵者亡。他先有敗亡之機，望父王一切軍務，俱付西總兵裁處，自有妙計。孩兒雖然不才，願協力同去，萬望父王寬心！」番王道：「若是西總兵肯一力擔當，闔以外將軍制之，寡人豈敢中撓？」西海蛟說道：「養軍千日，用在一朝。君令臣共理也，怎麼說個肯不肯的話？又且南兵遠來，久戰疲敝，誠不足懼！但憑小臣胸中的本領，但憑小臣手裡的兵器，若不把這些蠻子們殺得片甲不歸，誓不回朝！伏望我王鑒察！」

番王看見三太子一段英勇，已自有三分之喜，卻又聽見西海蛟一席玄談，這個喜就有四分了，說道：「天生下你兩個人來，扶助我的社稷，吾復何憂？但須早奏捷音，慰我懸望。」即時取過一副鑲金的鞍馬鎧甲來，賜與西海蛟，解下自己身上的金佩來，賜與三太子。二人拜謝，飲酒三杯，各綽兵器上馬。三太子對西海蛟說道：「『兵之情貴速，兵之機貴密』。我和你兩支兵，不可連成一路。」西海蛟道：「怎麼不可連成一路？」三太子道：「若只是連成一路，南兵得以悉力抵敵，勝敗未可知也。」西海蛟道：「不成一路，卻待怎麼？」三太子道：「我和你本是兩支兵，還分做兩路。你領一支軍馬先去，遇著南兵，便要與他廝殺。我領一支軍馬隨後策應你們，等待南兵和你們廝殺之時，我抄出其後。你抗其吭，我扼其背，南兵腹背受敵，其勢一定抵擋不來，怕他不輸？」這一段就見三太子有些謀略。西海蛟道：「妙計，妙計！學生先行，恕僭了。」西海蛟先行，三太子隨後。各自下關，各自下寨。待到明日天早，南陣上三通鼓響，擁出一員大將來，身長八尺有餘，兩肩山聳，面如重棗，一部虎鬚，果然好一個水軍大都督陳堂。陳都督起頭一看，只見番陣上吹得海螺一聲響，打得鼙鼓三聲，早已閃出一員番將來，身高一丈，頭大如斗，金睛紅髮，相貌猙獰，坐下一匹黃彪馬，手裡拿著一樣兵器，上半節有三尺圍圓，下半節有斗來粗細，長有二丈來長，重有三百斤，原來是一根鐵梨木粗粗糙糙的方梁，名字就叫做方天梁。陳堂看見他生得有些古怪，劈頭就喝上他一聲：「哇！你是甚麼人，敢下關抵敵？」番將張開口來吆喝一聲。這一聲盡像個雷公霹靂，說道：「吾乃西洋金眼國親王駕下總兵官西海蛟是也。你是何人？」陳都督道：「你沒有耳朵，也有鼻子，豈不聞我是大明國征西水軍大都督陳爺？」西海蛟說道：「你是大明國，我是金眼國。我與你素不相干，焉敢領兵侵犯我的疆界！」陳都督道：「我無事不到你國來。因我大明國太祖高皇帝驅逐胡元，愛猷過海，卻被他白象馱了我們的傳國玉璽，以至西洋。我等特來取這個玉璽，兼取你們的降表降書，正令你們歸我王化，不終於披髮左衽。你可曉得麼？」西海蛟大怒，罵道：「你休得在這裡胡講！你若我的降表降書，須則是海枯石爛。你且看我手裡拿著是個甚麼東西？相煩你就問他一聲，問他肯不肯麼？」陳都督也自怒從心上起，惡向膽邊生，罵說道：「番狗奴！你有個甚麼武藝？你是個甚麼兵器？敢在我跟前來誇口。」掣過丈八蛇矛來，照頭就是一戳。西海蛟急忙舉起方天梁，急架相迎。一來一往，一上一下，殺做一堆，砍做一處。

西海蛟兵器雖重，重了就呆，到底使得不活套。陳都督蛇矛雖小，小的就乘，終久使得靈變。你看陳都督人又精神，蛇矛又神出鬼沒，兩點一般相似。一上手就殺到百餘合。兩家子卻敵一個住，不分勝負。陳都督心裡想道：「這番狗奴盡有些本領，急忙裡不得贏他。莫若賣個破綻，耍他一耍。」心裡籌度已定，手裡把個丈八蛇矛，虛晃了一晃，拍馬望本陣而逃。西海蛟只說是真，放開馬趕將下來。趕得看看將近，陳都督掣過一枝神標，扭轉身子，照直標將過去。原來西海蛟又有些靈性，也在提防陳都督的暗箭暗槍。只見是枝標，他急忙裡取出水磨鞭來，一聲響，把枝標早已打落在地上。陳都督看見，吃了一驚，說道：「這賊奴這等眼快手疾，好生怕人！」連忙取出那兩枝標來，一齊放將去。那兩枝標就齊奔著西海蛟的頂陽骨上。西海蛟看見兩枝標，不慌不忙，扭轉身子來，一手舉鞭，一手舉梁，賣弄他平生的本領。只一聲響，兩枝標又齊齊的落在地上。陳都督就嚇得面如土色，說道：「我這神標，不知取了多少上將之頭。假饒他是個能者，也只好招架得我一枝，再沒有個三枝落空之理！哪曉得反被這斷把我的都打落在地上。」一時怒髮如雷，舉起丈八神矛來，直取番將。番將又是方天梁往來廝殺。

兩家子正殺在酣處，一聲海螺響，陳都督背後撞出一員番將來，長身黑臉，個個兜腮，騎著一匹番鬃馬，使著兩口合扇刀，高叫道：「南朝蠻子，走到哪裡去！你可認得我盤龍三太子麼？」陳都督看見又添一員番將，越發抖擻精神，左來左殺，右來右殺，便殺得好。自古道：「好漢不敵倆。」況兼西海蛟、三太子又都不是個服主兒。陳都督心裡想道：「這一陣只怕有些假哩！怎麼假哩！莫說要贏他，只怕扯個平過也是難的。」心上倒也有些兒吃慌。

正在慌處，只聽得一聲炮響，三太子背後又撞出一員南將來，面如黑鐵，鬚似鋼錐，騎一匹烏錐馬，使一桿狼牙棒，高叫道：「番狗奴！你們既是要充好漢，怎麼兩個夾攻一個麼？你是好漢的，過來嚐一嚐我的狼牙棒麼！你可認得我張爺麼？」三太子轉過頭來，只見這等一個異樣的黑人，騎一匹異樣的黑馬，使一件異樣的兵器，心上不敢怠慢，勒轉馬來，舞刀相架。張柏只是一片狼牙釘釘將去。三太子也只是一片合扇刀刀將來。張柏心裡想道：「天色已晚，哪裡就會贏得他，莫若使個蠻力，耍他吃我一嚇。」舞起那個釘來，只照著他的合扇刀上打，打得叮叮噹噹的響，就像大中橋上賣糖的鏗鑼兒響一般。盤龍三太子果是吃嚇，心裡想道：「他的兵器好厲害也！喜得打在刀上，若是打在我身上，卻不打壞了我麼？此人不可與他爭鋒。莫若借著這個天晚，各自收兵，到了明日，再作道理。」三太子道：「今日天色已晚，饒你去罷。你明日再來，領我的刀也！」張柏道：「你也只有這等的本事。明日再敢來麼？」陳都督收兵回營，參見元帥。元帥道：「今日功展何如？」陳都督道：「番將武藝高強，急切裡不得勝他。若不是張某來，險些兒還要輸陣。」元帥道：「怎麼還要輸陣？」陳都督卻把個廝殺的事故，細說一遍。元帥道：「既如此，再著張柏出陣，協力攻戰。你二人凡事小心在意，再看明日這一陣何如。」

到了明早，紅日東升，藍旗官報道：「西海蛟又在陣前討戰。」張柏道：「末將先行，都督留後罷。」陳都督道：「先聲足以奪人之氣。若是張將軍你先行，他只說是我學生害了懼怯，今後他卻易視於我了。還是我學生先行。」陳都督出馬，高叫道：「你這說大話的番狗奴，怎麼要人來幫殺哩？」西海蛟說道：「你這不知死的賊，你還要出來，直待我一方的天梁打你做個肉餅，你才甘休。」陳都督道：「嘴臉到甚麼？」方天梁就是照頭一戳。那丈八神槍，恰像流星趕月一般。西海蛟掣動方天梁，也只了得個平過。上手又是三五合。兩家子正殺在興頭上，張狼牙就急性起來，一匹烏錐馬，一桿狼牙釘，直釘著西海蛟。西海蛟殺在好處，哪裡又顧得旁邊有人算計他來。自古道得好：「螳螂捕蟬，黃雀在後。」誰知道盤龍三太子，看見張狼牙暗算他的西海蛟，他就連忙的取出一枝火箭來，緊照著張狼牙的背上，撲地響中上一箭。這一箭可的落在甲上。西海蛟倒不曾釘得著。水火無情，自己甲上發起火來。陳都督看見，心裡說道：「這個狼牙釘，又在惹火燒身哩！」三太子心裡也說道：「張狼牙這一燒，不死也是一塊火炭哩！」張狼牙自己慌起來，狼是一聲喝。這一聲喝，就像半空中響一聲雷。你說是一聲假雷，逼真的黑風從地而起，大雨白天而降：

雨逞風威偏潑倒，風隨雨勢越顛狂。

風風雨雨相追逐，任是天公沒主張。

風又大，雨又大，刮的刮，淋的淋，連兩邊的將軍，兩邊的兵卒，都存身不住。莫說只是鎧甲上那星星之火，只當不曾聽見，各自收兵。張狼牙無恙。這也莫非是天心輔助我南朝也，莫非張狼牙氣數不該斷絕。三太子說道：「張狼牙肚子裡有個雷公。」西海蛟道：「怎見他肚子裡有個雷公？」三太子道：「若不是肚裡有雷，怎麼開口雷就響？」西海蛟說道：「賢太子你有所不知，前日哨探的小番告訴我說道，南朝有一個道士，官封引化真人，能呼風喚雨，役鬼驅神。這個莫非就是他的徒弟，故此也會呼風喚雨。」三太子道：「似此呼風喚雨，倒也有些難贏他。」西海蛟說道：「事到如今，只好向前，不可退後，怎麼怕得他成，到了明日再處。」

到了明日，張狼牙當先出陣，高叫道：「甚麼三太子的番狗奴，你只會背地裡放暗箭。你今日明打明的出來，我和你殺三百合來，你看一看。」三太子聽見指名要他，他就番心作惡，抖擻行兇，跨上番鬃馬，使著合扇刀，逕自奔出陣來，也叫道：「你昨日還燒不死哩！今日又來領刀麼？」張狼牙道：「你今日再放出一枝火箭來麼？我就放出個轟天劃地的雷公，卻照頭還你一下。我就放出個翻江攪海的風，卻連你這金眼國都翻過來。我就放出個傾盆倒鉢的雨，卻連你這金眼國都淹將起來。那時節問你敢也不敢。」三太子因是眼見他昨日的手段，故此不敢回言，也不敢放箭。張狼牙看見他有些氣餒，掣起狼牙棒來，劈頭就打。三太子也打起精神來，舉刀相架。你一來，我一往，你一上，我一下，砍做一堆，絞做一處。

大約有了百餘合，陳都督站在陣後說道：「昨日張將軍助我的興，我今日豈可袖手旁觀。況兼前後夾攻，賊勢必敗。」算計已定，即時把馬一夾，一桿槍斜拽裡逕奔著三太子的身上。陳都督指望斜拽裡一槍，出其不戒，攻其無備，一戰成功。哪曉得好事多

磨，西海蛟又在番陣上看見。看見還不至緊，他就勒轉個馬頭，竟抄在陳都督的背後，照著後腦上就是一方天梁。這一方天梁後腦上倒不曾打得著，把個戰馬後膀上打翻了，打做兩截，後一截落在地上，前一截吊在天上。陳都督坐在馬上，吃他照前一閃，手裡挺著槍，卻不照前一伸。這一伸又伸得巧，伸在三太子的馬頭上，又把個番鬃馬戳通了面門。三太子又吃他一閃，兩家子卻閃下馬來，就在平地上一個一桿槍，一個合扇刀，急忙裡殺了兩三合。西海蛟怕三太子有失，救轉三太子去了。張狼牙怕陳都督有失，救陳都督回來。各自收兵。

陳都督同了張狼牙參見元帥。元帥道：「連日出陣，勝負何如？」陳都督道：「昨日張柏吃三太子一火箭，甲上發起火來。今日小將吃西海蛟一方天梁，把個馬打做兩截。幸賴天子威靈，主帥洪福，昨日天降大風大雨，才解了火災。今日無意中一槍，伸在三太子馬頭上，互相閃失，才討得個平開。不然，末將們都做了泉下之鬼，怎能夠再見元帥尊顏？」元帥道：「這等的潑賴番人，怎麼得贏得他一陣？」張狼牙說道：「元帥寬心，明日小將單丁只馬，一定要活捉這兩個番人。若是捉他不來，誓不相見！」元帥道：「張將軍，你休要這等急性，且看兩個番將明日怎麼出來。」

卻說那兩個番將先前在番王面前說大了話，恐怕番王見怪，一連殺了三日，苦不曾有個甚麼大功勞，心下生出一個計較來，叫兩個小番前去飛報番王，說道：「廝殺三日，先一日不分勝負，第二日，三太子一枝火箭，燒死南朝一員副都督。第三日，西海蛟一方天梁，打死南朝一員大都督。這如今一個太子，一個總兵官，一路凱歌而回。」番王大喜，差官迎接。接著入關，大排筵宴賀功。番王道：「連日大捷，多得總兵官之力。」西海蛟說道：「多得賢太子之力。」三太子道：「還是總兵官功績居多。」番王道：「南船還在，幾時退得？」西海蛟道：「不出三日之外，一定要梟他的元帥，捉他的將官。若不成功，誓不回朝見王！」

畢竟不知西海蛟後來勝負何如？且聽下回分解。